

◆亲情素描

爸爸的手

李传玺

前些年都是年三十回去，今年因为合肥这边有些事，改到年初一回去。

回到家，妈妈炖了一大锅老鸡汤在等着我们，爱人吃了一碗鸡汤面，直说好香。吃过饭后，妈妈说把装鸡蛋的篮子拿来，先把鸡蛋给我们装好。装完鸡蛋，妈又带人去菜地挖了两大篮青菜。我说都带回哪吃得完，焉了可惜。妈说摘了老叶子不剩多少。结果基本上全是菜心。爱人说其实这些所谓老叶子，在城里卖都是好菜。妈说，不要心疼，你没看地里还有那么多，再过几天天一热，就开花了，还有这叶子扔给鸡吃，鸡才会每天生蛋。果然鸡都围上来了。看来鸡们每天也吃得嘴刁了，都只是每根菜叶边上啄几口就不管了。去年爸爸养的牛生了条小牛，此时小牛踱过来了，开始低头吃起了这些鸡们不再吃的菜叶。我看到小牛头绕了根麻绳，问爸这是干什么。爸说，这小家伙痞得很，一出门就管不住，现在还不能给它上鼻栓，只好头上绕根绳子，出门放时好系上拴绳，免得跑到人家地里将庄稼吃了。

听说我们回来了，横排头下大姑父家的表兄弟们带着孩子们跑来了。中午热热闹闹一大桌。自然要喝酒。爸爸一辈子爱酒，年轻时一斤酒不在话下，过年期间至少要喝醉好几次。现在九十多，每顿半斤也没什么问题。

二表弟原本在常熟开了家大理石加工厂，自己也上阵干活，结果把腰累坏了，左脚趾头也被砸去好几个。几杯酒下肚，大家话头也打开了。他说到腰不好，我也想到我腰不好，又想到二叔腰不好，爸爸腰也不好，这几年老让我给他带一些膏药贴，我就说，爸，我们家族是不是有腰不好的遗传。爸爸将酒杯一顿，说，根本不是，都是累的，二外甥的腰是累的，你的腰不也是累的，那次河里涨大水，你非要逞能去撑，结果把腰扭了，当时没在意，后来才老犯（早年我们家在老涇河有渡船，小时常去帮助爷爷、爸爸撑船摆渡）。

对，我想起来了。爸爸小时就在爷爷带领下养牛，新中国建立后，生产队的牛就是我们家的，也一直放在我们家养。包干到户后，牛又归了我们家。这几年，他都奔九十多，基本上每年仍然要喂三条牛，还动不动帮人家犁地种庄稼。一次他骑在牛背上出去放牛，一位骑电动三轮车的妇女骑得太快，一下撞在牛腿上，牛一蹦，将爸爸给摔了下来，现在村里的路都是水泥路，爸爸半天才站起来，虽然腰疼得不行，揉一揉，觉得好了点，就让那人走了。之后腰开始有时疼。

过了段时间找我要膏药才对我说了此事。还有一次，也是春节期间，他中午从二弟家吃了饭回去，没想到后面来了位喝多酒仍骑电动车的主，一下将爸爸撞出路外，幸亏路边有一堆玉米秸堆在那儿，爸爸一头栽上去才逃过一劫，头脸划出

道道血痕，腰又被重创了一下。他又把那人放走了。

一想到此事，我随口说：就你好人，你真是好人。

表兄弟们一听我的话，接着说，大舅是好人，所以他长寿，你看现在他身体仍然那么好。二表弟接口说了这么一件事，我爸对我说，大舅年轻时劲真大，一次，五个人从山上各扛了一百多斤毛竹下来，请大舅帮他们运到对岸竹木市场去。大舅上去将这些竹子捆到一块，双手一拎就放到了肩上，就从岸上把它们扛上了船，一步跨到船上时，船都猛地一沉一晃。一听他这话，我就想到小时上学，常听同学们说打架，就我们这个村，没人能打得过你爸，他一拳头过来，没人能挡得住。不过他这辈子没打过人，相反，有次去拉架，却把几位闹事的人给拉伤了，因为他手劲大，一把攥住，被捏的地方就青了一块。那些人也是喝多酒，后来非说爸爸拉偏架。

爸爸听外甥说这些，有些骄傲地说，你说说得没错，要是没劲，一到夏天满河的水，一船几十人，怎么撑？特别是这手，如没劲，一篙下去扎不住，船就得顺着水跑。

此时，我突然想看看爸爸的手，看是否还那么有劲。

我坐在爸爸右手边，他刚好又喝完一杯酒，右手放在桌子上，我握住，想拉到面前来，没想到还是那么沉那么硬。

爸爸看我拉他的手。干什么？

我想和你掰手劲。

就你啊！你恐怕还是掰不过我。说时稍一用力，居然还是那种势不可挡的感觉。真要掰确实很难赢。

我说爸，我俩真来掰一次手劲怎么样？我又把爸的手握了起来。

此时，二表弟又说到他常熟的事。前年他厂旁边一家厂发生爆炸，炸死了一个人，县里开始整治那一带的小厂，没想到他租的厂房是村里为了创收盖的违章建筑，他又是加工大理石，有些粉尘污染，结果首当其冲，上边不由分说就来把他的厂推了，一分钱补偿也没有。他说再加腰和脚的毛病，他不想再出去干了，回来挖个鱼塘养鱼。我说从哪挖，他说就把门口自己的承包田挖了。我说那是基本农田，恐怕困难。他说我现在残疾证低保都批了，国家能不能照顾些。我说你别弄险，常熟的例子你不能忘了，如果不是村里违章建筑，你也不会这么惨，这次得按规矩来。

爸爸一听不高兴了，他挖自己塘怎么不行？

我说先搞清楚行不行再说。

他说二外甥再不给干，日子就过不了。

我怕他执拗下去，想把话头岔开。我说爸，我们俩真来掰一次手劲怎么样，我又把爸的手握了起来。

你多大年龄，我多大年纪，还想和老子掰手劲。

我不就想看看你现在手劲有多大吗。

不是，你不是，你是想把话头岔开。如果你不想我继续说这些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你不是在农村干了四年多吗，像他这返贫的人国家有没有帮扶，还有这鱼塘怎么才能合规，过几天上班了，你帮着问问。

我说行。



龙娃纳福

徐群 摄

◆生活手记

围炉守岁

李春鹏

父亲向来有守岁的习惯。老家地处皖西南，冬天很冷，直到现在也没有暖气。吃过年夜饭，父亲便给我们发红包。那红包可不是如今街面上随处可见的利是封，而是他用写春联时余下的红纸折叠而成。红包到了我们手上，掌心有时还会留下红色印迹。最初，我的红包里只有一块钱，五张新崭崭的绿贰角。姐姐、弟弟、妹妹，也一样。祖母、母亲也有红包，她们都是两块钱，有十张绿贰角。

在我们的欢声笑语里，父亲走出家门，去拜访屋下几个年尊辈长的族亲。圣元伯，神林叔，结根哥，这几家父亲坐的时间最长。他们围炉而坐，喝茶，嗑瓜子，吃花生，尝点心。父亲本不抽烟，这个时候就会破例，恭敬地接过香烟，陪着他们一起抽。平日里大家都忙，到了大年夜，难得闲下来这样促膝谈心。话题总是很丰富，不过说得最多的还是一年里的辛劳和收成，家里的变化。临近十二点，新年钟声就要敲响，左邻右舍，前屋后屋，迎新年的鞭炮声燃起，父亲才会回到家里，领着我们放鞭炮。

守岁的父亲独占一个暖桶。祖母、母亲厨下忙着煮茶叶蛋、煮豆腐干的时候，父亲开始准备拜年的糖包。包糖的报纸，是在邮局工作的大舅送来的。那时老家拜年礼品很简单，通常就是一斤白糖一条方片糕——糖包寓意日子越过越甜，方片糕寓意步步高升。买来的糖本就是一斤一包，白色塑料袋上也有红色的囍字，父亲却不满意，偏要一个个拆开，用报纸重新包装。每个糖包还要披上一条细长的“红干”，象征“鸿运当头”“吉祥如意”。父亲对这项工作分外认真细致，糖包匀称、坚挺、熨帖，“红干”由他手裁红纸制作，比剪刀剪出来的还要整齐。冰糖比白糖贵，白糖比红糖贵，父亲只买白糖和冰糖。我们去亲戚家拜年带白糖和方片糕，但去亲戚家回拜时，凡有老人的除带上对方礼品，还要添上一包冰糖。除夕之夜，父亲要包20多个糖包。之所以需要这么多，用

亲戚朋友的话说，因为我家亲戚多，更因为父亲礼性特别足。

父亲守岁却是忙碌的。当然，他自己不觉得忙碌。在他看来，守岁相比平日里的劳作，就是休闲歇息。旧历年关，天寒地冻，也是父亲最忙最累的时候。家里七口人，生活压力可想而知，而过年是一次不折不扣的“高消费”。

父母亲为增加家庭收入，对六七分亩自留地精耕细作。一茬一茬，大白菜、包心菜、萝卜、大蒜、菠菜、香芹……父母亲一担担挑到集镇上售卖。黄泥街很近，可是菜价太便宜，只因黄泥是畈区，蔬菜产量高。为获取好一点的收益，他们不辞辛苦，把菜挑到五十里外的太湖县城去卖。没有手推车，没有自行车，寒冬腊月，尤其年关，只要不是大风雨雪天气，再冷他们都会跑太湖县城。父亲挑百十来斤，母亲六七十斤，挑着这样的重担赶路，一个来回就超过马拉松的里程。一两天一趟，直到腊月二十八九。除夕这天一大早，仍要挑菜到黄泥街，出手之后，他们急切地采买年货，糖烟酒、花生瓜子、糖果点心、鞭炮花炮、鞋帽衣物……临近中午，一人一担挑回家。

“庭前花讯早，院后鸟声先”。这是父亲创作的一副春联。这副春联与另外五副春联一起，刊登在1983年元旦的《安徽日报》上。那年除夕，家里桌上醒目地摆放着一张报纸。坐在暖桶里守岁的父亲，把这张报纸拿起放下，放下拿起，反反复复，欣喜与兴奋溢于言表。

我们陪父亲坐一会儿，就会陆续离开。父亲却是一夜到天亮，不眠不休，直到听见新年最早的动物叫声——他们管这声音叫“开年”，“开年”声音越大年成就会越好，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。乡亲们心目中，最好的“开年”是老鹅的叫声。守夜的父亲，听到老鹅叫，兴奋得从暖桶里跳下来，噼噼啪啪燃放爆竹，然后在屋下奔走相告。春节凌晨的鞭炮声里，先是一个人喊，跟着便更多的人喊：“老鹅叫！开年啦——”

